

鹿子《云汉缥缈》：

让我们与宇宙相融，与星轨共舞

□阿东



《云汉缥缈》，鹿子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23年11月

《天祭》，鹿子摄，因为内蒙古额济纳达西教包

30年前，我曾有过一个难忘的夜晚。那是我第一次去西藏，夜晚的拉萨河畔一群年轻人围坐在草地上，喝着啤酒，弹唱唱歌。我被这欢乐氛围吸引着也坐了下来，感受着他们的快乐。不知过了多久，我仰面躺下来，就在这瞬间，整个天幕豁然垂挂在了我的眼前，我一下子呆住了：天色灰净而澄澈，群星布满夜空，星星点点，有的明亮，有的微明，像无数撒落在浩宇中的珠钻，闪闪烁烁；又像深邃海面上闪烁的艋光，明明漾漾。而银河像一条轻盈柔美的纱带蜿蜒在星辰间，就飘在我的头顶上方。天幕低垂，仿佛一伸手就能触碰到，又那么渺远，浩无止境。凝望夜空，渐渐地周遭的沸腾声消失了，整个人似乎已飘飞而上，带着我的魂灵融入夜的苍穹。

时光荏苒。这以后我再没有过如此面对苍穹，面对星空。生活的忙碌，现实的繁务，成日穿行在城市林立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人流熙攘，在我的生活中，星空被现实生活的种种烦忧所掩盖。我很少抽出时间，静心欣赏那片浩瀚无垠的星海。

是儿童文学作家鹿子让我重新又回忆起曾经看到过的星空之美，以及它带给我心灵的震撼。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有一群特别的人，他们卸下俗务，超脱现实，执意守候静夜，仰望星空。他们追逐星轨的光辉，用镜头捕捉它的壮观美丽，也用文字抒写星空给予的思悟和感怀。

鹿子就是这样一群人中的一员。她是成熟的儿童文学作家，创作的小说《遥遥黄河源》已是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之一，成为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的经典作品；她书写黄土高原以及生活、扎根在那里，为了祖国无私奉献的人们命运的散文集《闯死亡之海》，也获得过冰心儿童图书大奖。后来，除了写作，她又迷上了旅行和摄影，单是福建就来了好几趟：在霞浦小皓村拍滩涂，在平潭流水镇拍船骸，在漳州镇海角拍灯塔……

这期间，她先后出版了两部散文集《如影相随》和《白色诱惑》。旅行和摄影，使她对自然、对生命、对人生的书写更加丰富多彩，也更加深刻。而这十多年，鹿子的旅行、摄影和写作，都归结到一个关键的意象上面，那就是“星空”。她一次次踏上星空之旅，结识星友，写作星空之美，比以往更加

痴迷。正如鹿子自己所说：“近年来，我走过金山岭长城、祁连山长城、新疆喀纳斯、可可托海、乌尔禾戈壁、哈密雅丹等地，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胡杨林、巴丹吉林沙漠。在浩瀚的星空下，特别是在如彩虹跨越天际的银河拱桥下，仿佛脱离了凡尘，有了不寻常的感悟，回来后陆续写下了和以前有所不同的散文。”

如今，这本摆在读者面前的《云汉缥缈》凝聚了鹿子的星空拍摄和感悟。集子收录散文24篇。其中所配28幅星野照片，是鹿子从她拍摄的数千张照片中精挑细选出的。每一张星野摄影照片都是一幅艺术作品，通过色彩的运用、构图的巧思和光线的把握，让大小读者们看到了星空中的无限宇宙、璀璨星辰和神秘星轨，像步入一场令人陶醉的视觉盛宴。

拍摄星空是苦活。热闹的、灯火辉煌的城镇不适合拍星空，只有偏远荒僻的山乡大漠或者空廓寂寂的海边岛屿；而且总要挨到深夜半夜、万籁俱寂，还要有耐心加上运气，才有可能在漆黑的夜空下，等到星光的舞动，看到星空的美妙，抓到星轨的光辉，用镜头记录下时间的流转和宇宙的律动。

宙的美丽的同时，也将唤起我们内心的美感和情感，激发出我们对美的追求和创造力的释放。

鹿子关于星空的感悟和怀想的文字，更是一段引领我们走向宇宙的旅程，这是0—99岁儿童都可以阅读的美文。她对星空的描述充满了敬畏和热爱。她用优美而富有哲理的语言赞美星空，向成人和孩子们传递着人生智慧和美好的希望。

她告诉我们，星空是遥不可及的美景，更是我们内心的栖居之所。当我们与星空相连，我们也与自己的内心相连。在星轨的舞动中，我们会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变得更加丰富和意义深远。她告诉我们，生命的短暂与宇宙的永恒相比如此微不足道，所以我们应该更加珍惜每一个时刻，追求内心的充实与自我价值的实现。她对星空的倾诉，对宇宙的追求，让我们在欣赏这些作品的同时，反思自己的存在和生命的价值，领悟到宇宙中有太多未知等待我们去发现，有太多的奇迹等待我们去揭示。



当我们欣赏这些星野摄影作品时，仿佛被带入一个超越现实的境界，穿越了时空的隧道，与宇宙相融，与星轨共舞。我们可以近距离感受到星空的浩瀚和无限，领略星空的奇迹和壮丽，沉浸在它的宁静与深邃中。欣赏这些作品，让我们感受到宇

亲爱的孩子，愿这本集子成为你一次开启心灵的旅程。让我们在匆忙的生活中暂停脚步，一同仰望星空，找到自己的星轨；让我们的灵魂在星轨的指引下，追求着永不落幕的梦想。愿星空的浩瀚，永远照耀我们的内心。

短评

黄蓓佳首部儿童科幻作品《黎明动物园》，不仅适合儿童阅读，也适合成人阅读。作品聚焦地堡市一家在军事基地附近的动物园，由于稀有资源的争夺，十字联军对地堡市发动战争，园长戴安守与国际动物协会联合展开动物营救。作品中的一条线索讲述哥哥戴克与猴子芮芮等一行人穿越敌军重重障碍转运动物，另一条线讲述戴安守和戴克的妹妹戴莉带着部分员工死守动物园，在侵略者眼皮底下为动物争取一线生机。在儿童科幻文学创作领域，这部作品的主题更开阔，如对于生存的哲学思考、对于战争的反思以及对于人性光明与黑暗并存的展现等。作者给这家动物园取名“黎明动物园”，是表达“光亮、美好、希望和蓬勃向上的生机”，也希望孩子们读完这本书，能够感受到对这个世界的热爱和祝福。

作品的科幻因素在于科学家赫拉先生和猴子芮芮。不少科幻文学在触及到对于科学技术的讨论时是充满担忧和警惕的，但这部作品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充满希望的。以赫拉先生为代表的科学家十年如一日坚守在科研岗位，为了人类光明的前途，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维持科学研究。芯片技术是他们的信仰，作品以此科学技术想象为基础，诠释了“爱”这一命题。

作品塑造了悲壮和伟大的科学家形象，承担了科幻作品对于人生和人类的思考。科学家在战争中的坚强和信仰，昭示出人性的光辉：“人类总是渴望和平，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比如说，你今天身陷泥沼，你心里想的会是泥沼下面的那个世界吗？不，你会竭尽全力地把自己从泥沼里拔上来，你全心全意地想，我上去之后要去做什么，要如何爱我的家人，要生几个孩子，要怎么养育和教导他们。人只有有这么思考，才有努力活下去的动力。”其中呈现的反战意识、生命意识、建构美好世界的意识，以及灾难中生发出的“生在泥沼，依然仰望星空”的生命哲学，展现了人类对于诗意栖居的希冀。

作品在“战争+儿童+科幻”三个维度的碰撞中，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力量。“战争”是儿童文学领域中很少去触碰到的话题。许多战争题材的优秀作品，大都是通过成人视角来展现战争的残酷。《黎明动物园》从常规思维中“人”受到的战争迫害转向为战争对于“动物”的迫害的描写。作为儿童的戴莉和戴克，也变成了要保护更弱者的“战士”，增强了人的使命感和力量感。这种超越物种的爱，让整部作品冲破了战争的恐怖，升华出“以爱拯救”的思想深度。戴莉在动物园内为了保护动物获得更多生存的机会，不得不与军官的女儿成为朋友，与军官周旋。戴莉在转移动物的路上展现出了勇敢和无私，对于责任和使命的担当，因跨越物种的爱而战胜了对于自身命运的恐惧。

儿童文学表现残酷应该把握怎样的尺度？太轻太浅会消磨作品的真实性和震撼力，太重太深对于孩子来说又过于沉重。作家一方面如实地刻画了战争的真实面貌，通过美好的事物被摧残来展现悲剧现实，如动物们的惨死，志愿者们大义凛然面对风险，以及军官随意杀害动物的残暴；另一方面又在具体情节的处理中增加了许多温情的细节，用孩子和动物之间美好的感情与爱，中和了部分战争的悲凉和绝望。

作品对于人性的刻画是非常深刻的。入侵占领军参谋长的女儿夏伊，在某种程度上属于“问题儿童”。由于脸部的伤痕和破碎的家庭，她内心极度自卑和敏感，父亲的溺爱让她内心的恶被不断放大。在夏伊刚出现的时候，读者会猜想她会和戴莉成为好朋友，展现跨越种族国别的美好友谊。但作者打破了这种叙述，通过戴莉的视角剖析夏伊的心理，她们之间的友谊微妙而脆弱，两人又暗中互相较量，充满矛盾。作者在对于人物性格和命运悲剧投去关怀和怜爱的同时，也有着对人物复杂情感和多元化思考。正是上述真实的人性刻画，让我们感受到了这部作品的深刻和辽阔。

(作者系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以科幻为途，传达对世界的热爱与祝福

——评黄蓓佳《黎明动物园》

□黄淑源

动态

“小问号童谣绘本”创作品读会暨新书首发式举行

本报讯 6月16日，中国和平出版社、角楼图书馆主办的“小问号童谣绘本”创作品读会暨新书首发式在角楼图书馆举办。

“小问号童谣绘本”系列作品一共8册，包括《小问号》《12345，上山打老虎》《蔬菜谣》《会跑的床》《数字歌》《四季风》《姥姥门口唱大戏》《树爷爷的生日会》，由中国作协原副主席、儿童文学作家高洪波创作，弯弯、马鹏浩、左雅、李恩、彭媛、朱芳6位青年插画家和榆树下画艺术工作室绘画。绘本在传统童谣的基础上增添现代元素，通过富有趣味性的新式童谣儿歌，引导孩子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成长过程、认识世界，同时传递了勇敢、协作、友爱、探索等积极的价值观。

该活动以“绘本遇上童谣，一场诗意与想象的碰撞”为主题，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郭书林、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郭

义强、资深少儿出版人海飞、中国和平出版社社长林云、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图画书创作研究中心主任陈晖，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纳杨等嘉宾来到现场，与“小问号童谣绘本”系列作者高洪波交流创作心得。大家普遍认为，“小问号童谣绘本”系列把传统童谣与新儿歌用诗意的文字串联起来，作家同插画家们一起，将新时代的思想变迁、生活变化、社会进展与童谣儿歌创作融会贯通，兼具传统与现代风格，充满童真童趣，是闪烁着思想光芒的创新之作。

高洪波谈到，童谣是“快乐文学”的最佳载体，孩子们长大后也许会面对生活的挫折和磨难，但是现在应该尽量给他们一些快乐的因子，让他们在阳光下成长，沉浸在美的享受中，感受童谣儿歌的音韵之美，体会大千世界的丰富多彩。(康春华)

插图欣赏



“你可能在晚上看到过星星，可是在野外，你将获得整个宇宙。”

《踏入荒野：给孩子的野外生存指南》插图，英泰迪·基恩绘，海峡书局出版社，2023年8月

儿童文学评论

·第572期·

水心

关注

王蒙著《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家儿童文学书系·王蒙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3月



给孩子们读些「跳起来才能够得着的作品」

□张锦江

去年，为策划出版《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家儿童文学书系·王蒙卷》，我与华东师大出版社的王焰社长一同拜访王蒙先生，将已经选好的书目征求他的意见。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参加中国作协在烟台举办的笔会时，就与王蒙相识、相遇。2013年8月，我和他在北戴河做过一次关于文学的深谈。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面缘王蒙》，应该说，这次见面是十年之后的重逢。

旧友相见，分外亲切。他说，他的耳朵听不太真切，让我们坐得近些。这是一个并不大的客厅。我们围着方形的茶几落座，我与王蒙贴邻，只隔着放台灯的圆台。茶几上摆着插着放大镜的笔筒、《新京报》等。王焰社长说明了来意，我拿出一张纸，上面是《王蒙卷》所选的书目。我研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11月版的37卷本《王蒙文集》其中的《短篇小说》上下卷、《散文随笔》上下卷，依据自己从事文学教学、创作、理论研究经验，选出适合孩子阅读的短篇小说17篇、散文31篇，并向王蒙阐述了所选作品的评判和感受。

其中一篇是《无言的树》。作品写一株名字都没有的平常的树的命运。这树从来不说活，但它是一个永远的沉思者，不想参与世间任何纠葛，却又被动地卷进了世俗的漩涡。一场灾难才使它脱离了人们的视线，归于平常。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却写出了平常中的惊奇、深思、感叹。我认为，这是一篇貌似童话，又非童话的魔幻小说。一株树能有如人一般的思索情愫，是不可思议的魔幻，而其之所以有此魔幻功能，是在“当它长在一人高，并且被一只山羊啃了一口以后，它产生过这样一朦胧而温暖的思绪”，所有的情节随之沉浸在这株无言的树的魔幻思绪之中；它能听懂五米之外响扬的炫耀的“话唠”，它将对水的愿望，它能感悟到月亮、太阳、云、雨、雷、雪、虫、鸟、长出新的芽和蕾、叶和枝以及相恋男女的美好，它能体味到与风做朋友、的喜悦哀乐，它听懂了人对它的审视、抨击、研究、指责，它能明白火红狐狸对它的挑衅……在这若干魔幻细节枝蔓的拥簇中，却跳不出一个现实“它从来不讲话”。因为它从没感到过讲话的必要，从没产生过讲话的欲望，它无从知道，也不想知道它自己的讲话能力。讲话能力的问题对于它根本不存在。”这根不可斩断的现实绳索，牵一发而动全身，在魔幻的花团锦簇之中，使这个“它从来不讲话”的现实熠熠生辉了。

其中，还有一篇作品《坚硬的稀粥》，一看题目便是魔幻，世上哪有坚硬的稀粥呀？稀粥又是坚硬的，这是多么不可调和的矛盾。王蒙用独特的语言、结构与情节，风趣、幽默地用第一人称（孙辈）的视角讲述了一个拥有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叔叔、婶婶、我、妻子、堂妹、妹夫和我那个最可爱高挑的儿子，以及那个“比正式成员还要正式的非正式成员——徐姐”的大家庭主持家政、议决膳食维新，一本正经而又滑稽可笑、虚妄无边的荒诞故事。我脑海里立即跳出安徒生的《老头子做的事总是对的》《豌豆上的公主》《皇帝的新装》，王蒙的荒诞与这些作品相比毫不逊色。孩子们读来估计会情不自禁地会心一笑。

在读《致爱丽丝》时，我的脑子如万花筒一般闪烁不定，闪出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福克纳的《达洛维夫人》等。故事中，一个求教的文学青年愤怨于他的作品不能发表，临走留下一篇习作叫《绿色的太阳》，通篇一派胡言，东拉西扯，牛头不对马嘴，组成怪异的句式，像一个癌症患者思维混乱的疯话。作者借此巧妙地把世间不同的物质、不同的情景和不同的遭遇揉成一个魔幻的面团，可以让孩子们去思索、去破解，而“解谜”恰恰是孩子们最想做、最感兴趣的事情。

我们交谈的兴致越来越高，认同和共识也越来越多。王蒙更加激动了，他变得年轻而有活力。我望着他泛红的脸，由衷地敬佩他在谈论文学时的精神气。在豪放高语的对白中，王蒙应允为这套丛书题下这样一句话：“童年的阅读是最宝贵的”，并颇有兴味地问道：“你们在我的文集微型小说卷中选了哪几篇？”我说：“没有。”他说：“你们再选选，有七八篇可选，特别是成语新编。”他兴致勃勃地讲了新编成语故事《刻舟求剑》《鱼目混珠》，在场人无不听得津津有味。孩子们也会喜欢这些可爱的小故事，乐意读，并乐在其中。王蒙表示，对于先选的一批篇目没有意见，并建议我们还可编一套世界名著作家的儿童文学丛书。回沪后，我重读了《微型小说卷》，果然遗珠不少，又选了十篇，编在其中。

王蒙的魔幻小说打开了儿童文学的另一扇窗，我认定它是“不一样”适合孩子看的文学，也可说是“不一样”的儿童文学。魔幻艺术特征正符合儿童的审美心理，任何一种魔幻对于儿童来说都有不可抗拒的魔力，或有神秘的色彩，给孩子们带来丰富的审美期待和审美感受，这是童年美学的重要基石。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